

孙
频
著

孙频作品系列

罂粟的咒

罍粟的咒

孙频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罍粟的咒 / 孙频著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6. 7

(孙频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78-4806-0

I. ①罍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35305号

书名：罍粟的咒

著者：孙 频

责任编辑：马 峻

书籍设计：张永文

出版发行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：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57号

邮 编：030012

电 话：0351-5628696（发行部）

0351-5628688（总编办）

传 真：0351-5628680

网 址：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：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：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32

字 数：100千字

印 张：6.875

版 次：2016年7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6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378-4806-0

定 价：29.00元

也黑暗也迷人（代序）

蒋 韵

其实，对于孙频，我的了解是浮光掠影的，不过直觉告诉我，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

当然，这句话与隐私无关，我所谓“有故事”，是对人群的一种区分方式，也许，是指那些身上留着深刻的生活痕迹的人；也许，是指人与生活的冲突。有些人，生来是和生活冲突的，那几乎是他们的命运。

现实中的孙频，是安静的、沉静的，纤尘不染，与世无争。其实，她不知道，偶尔在暗淡的楼梯口或是走廊里和她面对面相遇时，我心里的那份高兴。我喜欢看见那张干净青春的脸，那双被丰富的心灵照亮的动人的眼睛，那让我踏实和安心：那象征着一个我所热爱的天地和世界，善良、美。

但是在她的小说中，我却读出了那种强烈的冲突感。无论是《无相》，还是《月煞》，故事后面，力透纸背的总是一个不安宁的、挣扎的、精彩而痛苦的灵魂——这是一个在精神上永远不会和生活和解的孩子。明白了这一点，你会突

然悲从中来，因为，你知道，那痛苦是没有解药的，它根植于一个人对于人性的透彻的了解与深深的失望。

时代教会了她的大多数同龄人永不和自己叫板，因为，生活已经足够艰辛、足够沉重。在这个群体还没有机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和主流的时刻，他们已经现实而明智地选择了一个咬紧牙关的姿态：咬紧牙关承受生活赋予他们的一切。也许，这“咬紧牙关”的另一种说法就是——接受强大的命运。这其中深不见底的无助与无奈，黑夜般的无助与无奈，在孙频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们的身上，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，如此痛彻心扉。尽管如此，我却仍然能在这一切之后看到那个不甘心的作者，那个不甘心的孙频。对，孙频也咬紧了牙关向生活做着不屈服的、孤独的和无望的抵抗，就像人类永远的骑士——堂·吉珂德。所以，她在小说中才会流露出如此痛苦、如此纠结、如此绵长和黑暗的气息。那气息无处不在，就像无声泛流的大河，滔滔地淹没了每一行字句。

其实，任何时代，任何时候，都有这样孤独的、悲壮或卑微的抵抗者，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品质，以及它的胸怀，这似乎是一个文学的母题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孙频的表达，既是当下的、时代的，同时也具有了超越性。

我从来不认为，对于人性洞察的深浅，必然和年龄有关，

和阅历有关。生活告诉我，洞察是一种深刻的才能。作为一个小说家，毋庸置疑，孙频在她安静的、冷静的、不动声色的描述之中，或鲜明或曲折地把人呈现开来，如同一个导游，曲径通幽地带你直入灵魂的深渊或是人心的坟茔，每每会让你惊叹她眼睛的独特和犀利。也因此，她绝不是一个温情主义者，她从不诗化什么，比如青春，比如爱情，她给我们带来的，常常是被最寻常的平庸所泯没的幻灭：青春未老先衰，爱情千疮百孔，那其实才是最恐怖最荒诞的幻灭，如同无声无息的、漫天的毒雾，让人窒息。她似乎信手拈来，却让生活崩溃。

在这些故事中的主角，有母亲是妓女的特困大学生，有生活在一个村庄里的慰安妇，有为了救父亲用毒蛇杀死哥哥的女孩，有为了一点尊严甘愿活成娼妓的女大学生，有为了上学而在月夜追债的祖孙两代人，有在月光下全身绑满胶带试图从高压线上越狱的犯人，有为了找到一点点活着的意义把自己逼疯的小镇人。但他们终究会在最黯淡的生活中选择一点尊严，选择一种有光泽、温度、暖意的美。孙频说到底是一个浪漫的人，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。

对，我就是这样固执地相信，孙频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，她与生活的冲突，她不屈的抵抗，正是缘于她对某些

东西的极端珍视和爱，比如善，比如美，比如生死不渝的爱情。这样去理解孙频，也许，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安慰。我看到了孙频的悲悯，尽管生活满目疮痍，可她对这个世界，仍然抱着无尽的、赤诚相见的勇气和善意。

黑夜中绽放的花朵，也许，比白昼的怒放更奇异迷人。

目
录

—

罌粟的咒 /1

铅笔债 /71

磧口渡 /145

罌粟的咒

一

武先生的药店在文君庙背后。文君庙前面是那棵千年古槐，几个人抱不过来，树身上长着一个很大的树洞。

有满月的晚上会有很多年轻的女子各怀心事地来到树下，在澄净的月光里对着这树洞说一些不能对任何人说的话。银色的月光里，屋檐、古树还有这些或坐或站的女子们都像水底的影子，轻得没有分量的，半明半暗的，散发着些稀薄的凄清。槐树的枝上拴满了红色的布条，是女子们在树下许完愿之后，把红布条连同那些许愿拴在了树上，然后悄悄离去。穿过文君庙那道幽暗潮湿的

门洞，庙后的第一扇门就是武先生的药店——德青药店，随了武先生的名字。药铺是临街的，后面便是武家的老宅。两间正房居中，两边是东西厢房。院子里长着一棵浓荫匝地的桑树，树下是喜阴的中草药，树荫遮不住的地方生长着喜光的中草药。

武先生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叫武心惠，二女儿叫武心琴。在早春和初秋的阳光里，武先生就带着两个女儿在院子里告诉她们那些中草药的名字，这是麦冬，要夏季采挖，洗净，反复暴晒、干燥，可以养阴生津、润肺清心；这是白薇，秋季采收为佳，除去地上部分，洗净、晒干，可以清热、凉血，治阴虚内热，肺热咳血；这是仙鹤草，可以止血、健胃，治咯血、吐血。他编了一首四季草药歌教给两个女儿。

春

春风和煦满常山，芍药天麻及牡丹；
远志去寻使君子，当归何必问泽兰。

夏

端阳半夏五月天，菖蒲制酒乐半年；
庭前娇女红娘子，笑与槟榔同采莲。

秋

秋菊开花遍地黄，一日雨露一回香；
牧童去取国公酒，醉到天南星大光。

冬

冬来无处可防风，白芷糊窗一层层；
待到雪消阳起时，门外户悬白头翁。

武先生给人看病的时候经常不收钱，遇到年纪大了的老人们，他给他们开好几天的中药，看家里有粮食的话还要给他们些粮食。病人病得厉害的，他就亲自上门，走时连病人家的水都不喝一口。因为自己种的草药少，他经常得出城，过河，去山里面采药。民国八年（1919）的这个夏天，整个晋中发生了旱灾，到秋天的时候只收成了很少的粮食，每天都有老人和刚出生的孩子在悄悄死去。武先生每天出去给人看病，去山里采药。来看病的人用布口袋提着一小撮粮食，看完病要给他留下，被他连人带粮食地赶出去了。他说，我又不是没有，拿走。他在药店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每天被人请去看病或者进山去采药，早晨很早出去，晚上才回家。回了家说他已经在外面吃过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她们还都没有起床的时候

他就悄悄出去了。

一个早晨，李氏起床推开门刚迈出去就看到西厢房门口倒着一个人，脸朝下，手边摔着一只葫芦水瓢。西厢房下搭了一个灶间，院门都没开，不会有人进来。她踉踉跄跄地走了过去，摔倒在地的正是武先生。他的手和胸口都是冰凉的，已经死了。从他倒下的方向看，他是从灶间出来的，他进灶间舀了一瓢水喝，一出门就倒下了。灶间里，锅盖被动过，但那里面没有一点饭，连一粒粮食都没有。所有的碗里、锅里都没有。整个灶间里没有一点吃的。在武先生被装进棺材之前，穿着一身麻的李氏突然走到武先生的尸体前，亮出一把早藏在袖子里的刀，在所有的人还没有意识到之前，刀刃已经进了武先生的肚子。她一滴泪也没有，动作流畅而冰冷，好像她面对的是一只秋天熟透的倭瓜。人群发出的惊叫声倏地被冻在了空气中，又七零八落地砸了一地。武先生的肚子被无声地切开了，然后她切开了他的胃。那只已经没有了温度的器官泛着陈旧的暗红色，像只口袋一样被李氏的双手翻开，那里面是空的，所有的人都看到了，里面没有一粒粮食，完全是空的。他是饿死的。

李氏的身体摇晃了几下便像融化了一样缓缓地塌下去了。武先生生前的好友，另一位中医刘先生走到了她面前，把她背到屋里，号完脉后刘先生一个人走到了窗前，静静地看着窗外。李氏醒过来了，目光空洞地看着周围。刘先生回过头，逆着光线看着床上的女人。李氏看不清他的脸，只听到他说，你怀孕了。

李氏一直在断断续续地生病，屋里终年散发着中药的香味。李氏越来越瘦小，睡在那里薄薄的一层，肚子却越来越大。巨大的肚子衬得她的四肢像秋天落完叶子的树枝，似乎这肚子成了她身上唯一的器官。有时候武心琴觉得那肚子都是透明的，可以看到里面小小的湖泊和湖泊里游动着的婴儿。药店已经不开了，木门从外面拴死。武心惠每天带着武心琴出城，过河，上山去采药。一部分药卖给吉鸿药店的刘先生，他给她们几个钱去换米。另一些药带回家给李氏煎了喝。有时候李氏不愿喝药，她闭着眼睛把脸侧向里面。武心惠就端着药碗蹲在那里不走也不动，李氏终于还是喝了，却喝完就吐。黑色的药汁从她嘴角流出，像黑色的血液，看起来有些可怖。武心惠拿着那只空碗出去再给她倒一碗来，李氏再不愿

喝了，嘴唇薄而坚硬地闭着。武心惠固执地要把那只碗送到她嘴边，她有些烦躁地躲避着，避开碗沿。武心惠就更固执地把碗沿就到她唇边。瓷质的碗碰到了她冰冷的嘴唇，像两只瓷器之间的碰撞，凄清而寒冷。李氏伸出一只手想推开那只碗，它却那么坚硬，像生了根一般满是力气。李氏叹了口气，侧过脸，睁开了眼睛，她看到武心惠一动不动地跪在床前，手里捧着那只碗，正看着她。泪水正从她脸上不停地向下流，却没有一点声音。李氏闭上了眼睛，嘴唇伸向了那碗黑色的药。

三女儿武心爱是在冬天出生的。李氏在草灰上一生下这个老鼠大小的婴儿，她自己就迅速萎缩下去了。巨大的肚子萎缩下去之后她成了那么一点点，像一枚深秋风干的果实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武心惠把药端到了她床前，她顺从地喝下药，然后伸出一只手抓住了武心惠的一只手。她柔软得却是没有一点缝隙地抓着她的那只手，目光清亮地看着她。她的眼睛里结了一层薄薄的壳，然后那壳碎了，眼泪顺着她的眼角一直向下流去，流去。武心惠伸出另一只手，用两只手捧住李氏那只干枯的手。在那一瞬间里，她感到母亲的血液流进了她的身体，那

浩大的奔流的血液突然带来一种巨大的温暖，把她淹没了，就像十六年前，她还在母亲的身体里时那么温暖。她周身被这温暖包裹着。于是，她更紧地握住那只手，把它贴在了自己的脸上。一个晚上武心惠都那样坐着，捧着那只手，让它离自己那么近那么近。渐渐的，渐渐的，那温度在一点一点流走，像水一样从她的指缝间流走。她无声地啜泣着，把它抱得更紧，像要把它嵌进自己的身体里。但它还是在一点一点变冷，她近于绝望地在心底大叫，不，不，不，嘴唇里却发不出一声声音。那只手中最后的温度像烟一样消散了，冰凉而安静地蜷缩在她的两只手里。武心惠整个晚上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武心琴缩在墙角里看着她们。母亲的生命从她指缝间一点一点地流走，永不复返。

第二天别人要把李氏的尸体抬出去时，她的两只胳膊已经僵硬。李氏的尸体被抬走后，她的两只胳膊还是保持着那个姿势，那只手仍然伸开着，像一只小小的鸟巢，仿佛有另一只手正在里面安静地睡觉。她的眼睛看不到任何人，从一切之上越过去，看着一个渺远的不知道具体位置的地方，却没有一滴泪。她的整个身体都是僵硬的，